

## 春到东山

杨眉官

东山地势比较高,春色出现的总是会比城里要晚那么几天。太原的城里,已经是春意盎然姹紫嫣红了,东山的山梁上,树木仍然还沉静在睡意之中。只有等上那么几天,慢慢地才会看到枝头露出了春意。

以前我曾在山梁上工作和生活过好多年,即使是闭上眼睛,也能想起来山梁上的模样。那黄黄的山梁,光秃秃的山头,总给人一种荒凉的感觉。

多年来,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植树造林。怎奈,山梁上常年缺少雨水,栽种了多年,在山梁上还是看不到有多少树木。

不过,在公路的下面,瓜地沟村种了很多果树,有苹果树、梨树、水蜜桃树、樱桃树、夏果树,还有枣树等。别说,这些树木的长势可以,每年到了春天,花就开了,从2月份一直会开到五六月份。先是粉白色的杏花,接着是红色的樱花和粉红色的桃花,再后来是红红的苹果花和雪白的梨花。到了最后,开的就是枣花了。枣花的花儿是米黄色的,花儿很小,站在公路上根本看不到。可是它会散发淡淡的芳香,飘荡到公路上来。有了这些果木花的开放,公路边上就营造出一道亮丽风景。

春天来了,我怀着寻梦的心情,再次走上了山梁。车从涧河出发,走了牛驼公路。牛驼公路拓宽了,宽敞的公路两边还栽了好多树木,给进山的人们增添了一道养眼的景观。

瓜地沟村还是那样,村中好像建起了更多的新房,树木也比以前多了,村前村后都有了绿色。

公路边上,杏花已经开过了,桃花正准备开放,枝头上有了红晕,摇曳在暖暖的春风里。苹果花和梨花还没有开呢,枝头也有了萌动。在公路的两边,树木栽种得更多了,稠密地站立在一起。

再向远处看去,那黄黄的山梁,光秃秃的山头,到处披上了绿装。一片一片地快要连接到公路上了。再仔细看那些树木,有好多树是洋槐树。洋槐树的花儿也开放得迟。到时如果红红的苹果花开了,白白的梨花也开了,再加上青白的洋槐花,那山梁上就更加美丽了。

看着山梁上不断增多的树木,呼吸着清爽的空气,不由得坐下身来,在山梁上待了好久,都忘记回家了。

## 处处春

拍摄时间:2021年4月

拍摄地点:山西太原

黄土高原,汾河之滨,竟有一处颇具江南意味的小园林,很适合踏青赏春。

杨斯葆 摄



## “樱”为有你



彭庆东

温煦的四月春风吹入闹市,也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喜讯:玉泉山城郊森林公园的樱花又开放了。于是我相约三位老友,乘坐公交专列来到了玉泉山。

此时,这里正在举办“2021年樱花文化旅游节暨锦绣太原赏花季”活动。出示身份证件后,我们四人进入了公园。赏樱的游客早已熙熙攘攘:退休一族的大叔们长枪短炮,兼以手机配合,边游边拍摄花景;大妈们则靓服标配彩色长巾,呼朋引伴漫步花丛,不断变换角度秀pose;银发皱纹的高龄老人,或互相搀扶,或手拄拐杖,满面笑容,看花高兴,看人也高兴;年轻夫妻带着幼儿,席地摊开了玩具和吃喝用品,全家轻松乐享幸福时光;更有翩翩舞者,各展风采。春来无处不花香,公园里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。

我们快步登上了玉泉山的最高点——观景台,俯瞰那大片大片的樱花,红的、粉的、白的……次第盛开,如入云雾般弥漫的花海。据介绍,凭借25万株唯美浪漫的樱花,玉泉山成为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樱花园,70多个品种的樱花让人领略不尽:有艳丽鲜红的关山樱,先淡红后柔白的松月樱,中央雪白边缘淡红的普贤象樱……那一簇簇盛开的花朵,绽放出天真可爱的笑脸。听说樱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7天的时间,有“樱花7日”之说,但这无需心生“黛玉葬花”之情。当游人漫步樱花树下时,微风轻拂下飘飘洒洒的花瓣,仿佛就是一朵朵跌落在人间的彩霞,“樱”为如此,“樱花7日”才更具有可人的魅力。

人群中,有几位农民工模样的人正在赏花,其中一位见我抱着相机走来,急忙把他的手机递给我,请我帮他们合影。我欣然答应。攀谈之中,得知他们是河南洛阳人,年后出来打工已近两月,来此赏樱是为了报家人一个悠闲的喜悦。我说,巧极了,送你一首老舍先生的“乡愁”赏樱诗,诗里还专门说到了你们洛阳的牡丹呢:“乡情莫问天边月,自有樱花胜洛阳。”他

们高兴地笑了。尽管他们未必理解诗意,但玉泉山的“樱”为有你,会给他们及他们故乡的亲人留下无限的思念。

其实,我很早就来过玉泉山。几十年前,这里属于北郊区圪塔沟村的一处山地。当时,我乘单位大卡车来这里领冬季“福利煤”,沿路坑坑洼洼,煤尘甚嚣,满目疮痍。而如今,经过十年的治理,泉水潺潺,莺歌燕舞,玉泉山已成为太原市一处绿色休闲旅游场所。除了欣赏樱花,人们还能观赏梅花、松竹及众多的名贵树木。当年,看着这里的一片狼藉,我庆幸自己工作在城里;而如今我羡慕住在这里的村民,他们应该是最快乐的,樱花盛开的日子,他们仿佛就住在一个桃粉色的世外桃源,又仿佛住在一个暖暖的童话世界里。

由于流连忘返,我们四人竟然在人流中走散了。茫茫樱海之中,手机里的老友已分辨不清方向了。面对樱花,我笑嗔:“都是‘樱’为你!”

## 兴化垛田如诗一般

温虹



春游江苏兴化垛田的愿望,始于2013年。那年中国邮政发行了一套《美丽中国》的邮票,列举出的兴化垛田、霞浦滩涂等6处新兴景点,近年来都火得一塌糊涂。从那年起,贴着这些邮票的邀请信纷至沓来,我的心情也随之放飞,梦过几场,段段皆是这些风景的淡抹浓妆,晃晃一路蹉跎,今天终于在心灵的邮册里,如愿收集了“兴化垛田”这枚邮票实景。

跨过街天桥,一望无际的金黄色花海里,荡漾着一条直直的河道,乌篷小船进出有序。匆匆赶赴至水岸码头,码头横竖泊着几条小船,摇橹大嫂立于船尾,上身穿蓝白碎花上衣,下着一袭黑裤,头包红围巾,一幅纯朴和善模样。岸边早有人伸出长杆,杆头带钩,勾住某条船的船帮,拉着船贴紧码头,招呼游人鱼贯而上,待我们上船坐定,钩变为枪,枪顶住船帮,挤到河心。大妈不紧不慢,缓缓地摇起双橹,调整好方向,木桨哗啦——哗啦——打着水面,拍出不变的节奏,吱吱呀呀驶向花海深处,临行回头,骄阳正盛。

出船舱立于船头,但见两岸田地高出河面尺余,一道道水巷把田地分割出宽窄不一的板块。这处曾经的滩涂,当年没有采取平铺推进、拒水于堤外的传统的填湖造田方式开发,而是另辟蹊径,选择在滩涂上深挖,挖出的泥土垛起为田,挖深的地方聚水成巷,造就了水巷纵横交错、垛田方窄各异的实用与浪漫交织的风格。每年清明前后,垛田油菜花发,蓝天、碧水、金岛,织就了“河有万湾多碧水,田无一垛不黄花”的琦丽画卷。今天,两岸所有适龄的油菜花全部开花出场,身着一身绿军装,头顶黄色的伪装帽,挺立成整整齐齐一队一队列兵,在骄阳下向游人行注目礼。空中洋溢着有如胜利者进城夹道欢迎的热烈气氛,我真有点受宠若惊,尊敬地检阅着“部队”,周围叫好声、惊叹声不绝于耳,挥手之间轻舟已过万垛千田。

离船上岸,穿小路、过小桥,徜徉在花海里。驻足近观,油菜花开恰如几只蝴蝶落在枝尖,微风吹过,扑闪扑闪翻飞着黄色的翅膀,人来不惊。绿

的花蕾鼓成椭圆,密密地挤在中心,正酝酿蝶变,且莫把花期错过——花开的时候你就来看我,等你来摘最美的那一朵。

顺路登上一处孤立的二层阁楼,凭窗四望满金黄,独倚栏杆看落晖。大地仿佛在我面前完全铺展开一张对折的诗歌彩页,繁忙的主河道是报纸中缝。整页报纸刊登着一首现代长诗,作者大量使用排比句,不断地敲击着回车键,写意地另起一行。或者是一大段一大段细节描写,不厌其烦地讲述着相似的故事,或者是一小段一小段笼统概括,发出一声声短暂的惊叹,段落忽短忽长,读起来抑扬顿挫。遥远的天际夕阳西下,渐散出红、黄、蓝三层光晕,如大鹏展翅,与水巷里的倒影押韵,对仗工整。

一路游来,我把这首金黄色的长诗抄录在心灵的信纸上,折叠起装入信封,贴上一枚“兴化垛田”邮票,寄向更遥远没有门牌号码的未来,在未来某个难眠之夜,打开信封,摊开信笺,一次次诵读起这首长诗。

